

# 丹顶鹤

刊头题字:吴洪春



## 稻浪千重秋正好



□邹凤岭

秋高气爽,微风掠过村庄,吹在了田野,吹出稻谷金黄。稻谷飘香,摇曳生命的乐章。稻谷金黄,给自然增色,喜了田园人家。

稻谷金黄,始于春的向往。小河岸边,冰凌融化,当芦苇的嫩尖钻出了水面,正是春耕落谷时。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”迎着朝阳,父亲赶着老牛,犁铧翻出黑色润土,一垄垄凝聚七彩春光,一浪浪翻滚阳光闪烁。母亲提着收藏在那黑色瓦罐里一个冬季的种子,挥挥手播下,一粒粒跳跃在深翻的土地上。那流不完的汗水与使不完的干劲,感动着深深爱着的脚下这片热土,满眼都是秋里稻谷丰盈的憧憬。

稻谷金黄,是夏梦的结晶。春日播种,夏里开花,秋里果熟金黄金。稻谷飘香,无不浸透着人们的心血。父亲熟谙土、肥、水、种、管,助力春华秋实。每一天,他都会走在田间地头,看着秧苗一天一个样地生长。水稻吐穗扬花了,细小的稻花,满是清香,父亲喜上眉梢。田园在哪,水稻就在哪,水稻在哪,稻花就开到哪。稻花,淡到极致的美,不急不躁,款步有声,舒缓有序。

稻谷金黄,装扮大地的秋景。和美秋韵,七彩斑斓,天地间,绿茵依旧,秋的草色多了一层熟韵。一场秋雨一场凉。雨水把那田禾洗得一身不染,雨过天晴,一弯彩虹,挂在了天边。稻谷金黄,映照乡村最美景色。

稻谷金黄,有着不变的守望。秋的云,秋的风,秋的丰熟,秋的深度,同叙稻谷金黄。粮食是农民的命根子,庄稼是父亲的孩子。每天清晨,父亲都有下地看庄稼的习惯。那一天,我跟着父亲走在稻田间,看快成熟的稻子,仿佛走进一幅无边的画卷。父亲来到稻田里,当然不是休闲散步,而是关注稻子成熟前的每一天,心中盘算着那些还需要做的农事。

一会儿,父亲的脚步停留在一块长势最好的稻田旁。转过身,对我说:“把那些杂穗清除出来,这块稻谷做来年春播的种子。”我学着父亲的样子,一遍遍地走在稻田里,回头去望,稻田更加平整,干净了。去杂留纯的种子,原是丰收的保障。

稻谷金黄,承载童年的情思。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,祈盼稻谷金黄时节的到来。秋收了,父亲赶着老牛,拉着石碾,一夜谷场碾稻子。“牛号子”声声,驱散了瞌睡,划破秋空静夜。稻香米甜,鸭叫鸡鸣,欢歌在乡间。秋收后,稻田里虫鸣蛙叫,落谷掉粒俯拾即是,刚收割完的稻田是放养鸡鸭的好场地。父亲用那屋后树上的枝,做个鸡笼,鸡鸣晨起,挑着那鸡笼,放养在空旷的田地里。鸡欢觅食,鸡粪肥田,节省饲料,绿色养鸡,一举多得。星期假日里,母亲让我赶着家里的几只老鸭,摇摇摆摆来到收割过的稻田,跟在追着虫儿跑的鸭后面,从早到晚不停歇。次日晨起,见鸭子生下一个个双黄蛋,拿到村头小店卖了,去缴学杂费,一路小跑一路歌。在秋里,树渐苍老,霜叶露滴,大雁声鸣。稻谷金黄,浅笑与清泉流淌丝丝和音。

水稻是平原的大部头、叙事诗。在苏北平原,水稻以分行排列的书写方式,以一垄一垄横向陈列的页面,以分蘖、扬花、抽穗的故事,以播种即有收获的主题,以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笔法,让你一季一季阅读经典、感恩耕耘。

此刻,金风劲吹,盐阜大地掀起了排浪。风吹过东台—盐城—阜宁—响水—阜南—阜东—阜西,由古潟湖淡化而来的湖荡洼地,古老的土地,每一年都被水稻揭开新的一页;风吹过范公堤以东,宋以后近千年来不断淤积形成的滨海平原,年轻的土地上,水稻与盐碱作战,一年年以自己青葱的身躯,抽取地表的荒芜,把适合生存的哲学改写成强者脱颀的传奇;风吹过盐阜中部黄河南徙夺淮形成的泛濫平原与三角洲平原,灾害曾一次次光临,水稻一次次站起,向灾荒说“不”,向贫瘠说“不”,向命运的不确定说“不”,给黄泛区这条贫困带绣上了金腰带。

水稻栽向哪里,哪里就剑叶纵横——这土地的剑客,植物的剑术,在与荒凉和杂草的一次次搏击中,一步步拓展自己的疆界,成为乡土中国的王者。

十月的一个黄昏,我在近海的一块稻田伫立。两千年前,这块土地在陆海交锋中渐渐成形,华夏版图向大海踏出坚实的一步。五千年前,这里迎来耕耘的足迹,盐阜先在黄海之滨、淮河两岸、射阳湖畔这片狭长的土地上铲下第一锹,刨出新石器时代的远古文明。

后来,水稻携一片剑叶款款而来。里下河地区就像摊放在大地上的一个硕大碟子,老百姓把这种碟形洼地叫作“锅底洼”,但这个“碟子”并不平整,底盘洼中有高,隆起的高地把我大“碟子”分隔成若干小的碟子。我老家的一些乡镇,芦蒲、古河、板湖、东沟……这些水淋淋的名字,至今依然把一份蛮荒带在身上。水与杂草、淤泥组成的黝黑碟子,像家园边的伤疤,蔓延着荒凉萧条。当人们从一蓬蓬交织的蒹草、黄草、金草、芦苇、黑藻中,识别出一株野生稻,当一株野生稻被栽进庄稼地,农耕文明苍凉雄浑的史诗,就迎来了真正的主角,水稻改写了它凄惨悱恻的基调,让一曲停辛伫苦、奔走呼号的农耕悲歌,成为一阕盈车嘉穗、沃野千里的田园牧歌。

早在汉代前,盐阜人民已经学会在一个长满杂草的小“碟子”上匡出稻田了。这是一个小型的水利工程,零乱芜杂的田块,被一道道沟、渠、堰、路拉成方块,或大或小,简洁明快,田野与几何美学的邂逅、碰撞,让它有了秩序与节奏。田字格的稻田,仿佛拥有魔法,能自主绘图,仿佛拥有生物性或数学性,能够按照生物学或几何学的原理自主繁殖,不断繁殖增殖的量词,繁殖由重量与成色构成的喜庆,繁殖由重量与成色构成的挑战——每一亩稻田都是对混乱的覆盖与改写,对劳动的肯定与奖励,都在用确定性反击虚无,都在书写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,故事里少有意外。

博尔赫斯说:我预感到“边缘”这个词的核心。这个悖论般的诗句,只有在乡村、在稻田边才无需雄辩,稻田就是绿油油的辩词,乡村这个边缘,有了水稻,就成了核心,它让田野成了海滩一样的意象——一株株水稻,海浪一样延展下去,蔓延成一种辽阔,揭示着土地的生长性。生长,被一株水稻演示得如此顽强与丰盛,在时间与空间两个层面,水稻都在一浪一浪地展开。

它旧而新,小而大,素而绮,朴而美,是辩证法的农业叙述方式与具象化文本,是乡村美学的叙述主体。法

国作家乔治·桑说:“总有一天农夫和艺术将会一身而兼二职,如果不是为了描绘美,至少也能感知美。”每一个躬耕稻田的人,也许并不自知,但都在用一锹一铲描绘美,用一呼一吸感知美,用一泪一汗创造美。他们是大地艺术家。

水韵江苏,鱼米盐阜。宏大的水稻叙事,是水与土的杰作,而水田这册线装书,自然由水装订。

西汉时期,吴王刘濞在这里开凿了一条东西走向的通扬运河。隋朝时,大运河凿通南北,让东南沿海与华北平原舟楫相通。宋以后,随着范公堤的修建,与运河遥相呼应的串场河应运而生。1951年末,苏北灌溉总渠工程开工;1998年末,淮河水海道工程开工,长期经运河入江的淮河,有了自己的入海口。治水、导水、驯水、开水,让这片旱涝交织的土地渐渐化水患为水利。如今的盐阜平原沟河纵横,水网密布,2.6万多条大小河道,交错编织一个水天一色、阡陌芳菲的梦境田园,让盐城赢得“千河之城、万河之市”的美誉。

水,托起了人对土地的期待,托起了喜看稻菽千重浪的繁盛,托起了江苏省最大的“米袋子”“菜篮子”“果盘子”,托起了米为食之重、食以米为先的米食文化。



平原西北乡的阜宁,二千年前就开始以糯米粉制作白如雪、薄如纸、甜如蜜、柔如云的玉带糕。糕,寓大吉大利、步步高升之意。旧时,大年初一的早上,第一件事是吃一片“开口糕”。一片糕,是年味的寄托、祝福的寄托,是珍惜当下、期待美好的寄托。

稻米养育了我们,也塑造着我们,命名着我们。一粒稻米喂养着我们的性情、脾气与气质,把我们渐渐变成一粒行走的稻谷,让我们的每一缕呼吸都带着稻香。“饮食人类学之父”、美国学者西敏司也说,“人的食物偏好,处于其自我界定的核心地带:那些吃着与自己截然不同的食物,或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吃类似食物的人,往往与自己有着天渊之别。”食物在区分人群、界定我们,在向自己与他人陈述一个人的身份与内涵,告诉他人,也告诉自己,你来自何方。

而食物的稳定性供给,也引导与决定着人的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,稻作,是一种劳动,更是一种文化。农民用稻田这一枚印章,与土地签下一份契约,投下一滴滴汗水,稻田还给人稻花香里说丰年的美好愿景与幸福实景。这样一个循环,让人坚定了土地信仰,相信劳作,相信播种,获得一种朴素的劳动观与家园观。盐阜乡民,皆勤劳朴实,简穆静定,这是稻作赐予的可贵性格。

我喜欢在稻田流连。在平原,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由水稻接受,傍晚的最后一抹夕照由水稻送别。稻田既是平原的外延,又是它的内涵,是它的底色,也是它的高光。平原的一角,平和,宁静,这是稻田的又一种馈赠。

三岛由纪夫说过:都市每夜都在扩大废墟。那么,平原乡村每一夜都在用水稻这样的植物,抵御废墟,扩大葱茏与茂盛。

庞大是一种威压,而稻田不管多么庞大都不会让人觉得害怕,它不会让你在扑面而来的美面前难以承受。如果说,野花野草是野生的和平,那么,水稻就是我们栽培出来的和平,是家生的和平。在这里,没有达尔文主义,没有复杂的参数,没有小说式的情感模板,只有一种家园式的熨帖沁人心脾,站在稻田,绿色会像溶液一样流进皮肤,渗进血液,成为一种动力。

绵延的稻田是一个自足的宇宙,它的广袤是一个磁场,会吸入你的目光,你的愿望,会让你全身心融入,义无反顾地向绿色交出自己。在稻田呆久了,水稻的植物性会中和我们体内的动物性,让我们成为一个充盈着植物性的人,一个让植物性外溢的人。

美国桂冠诗人马克·斯特兰德在诗中感叹:

在田野里  
我是田野的  
缺席者。

我没有像一株水稻那样去建构田野,对于大地,我只是一个旁观者。但是,稻田建构着我。稻田,是每一个乡人与前乡人永远的心理地图。稻田的夜色与晨光,是我们心中的秘境,因为水稻是它的秘密配方。一个人离开了乡村,稻田就会从自然场域转入心理情境,成为一个情境化的意象,从每一个梦中醒来。

工业化时代,水稻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,不断拔节的城市,用俯视的姿态,居高临下地俯瞰着乡村。瑞士绘本大师约克·米勒的绘本《推土机年年作响,乡村变了》,用七张彩图记录了一个乡村二十年的变迁。

稻田被时代抛在了身后,也被我们抛在了身后。

在富足的年代里,我们对水稻缺乏敬畏,在功利诱惑下,我们会轻易背叛水稻。法国博物学家亨利·法布尔曾经感慨:我们在战场上流血死亡,历史加以颂扬;我们依顺耕地繁衍生命,历史却不屑一顾。历史记录了国王私生子姓名谁,却不能说出小麦起源何处。

尽管推土机年年作响,尽管我们在时代的变迁中左支右绌,瞻前顾后,水稻依然年复一年地绿,稻田依然像堡垒一样,像一个坚固的根据地,守卫着我们的胃与心,让我们在文化颠簸中获得安宁的力量。

天边,夕阳在一道橘色的云堤上盘桓,远远近近,晚晖夕照在每一粒稻谷上闪烁。脚下的稻田,就卧在海涛边上、村庄一侧,离离稻田畦,纵横铺棋局。一顷良自给,粒粒真珠多。

夜的大幕缓缓拉上。虫鸣浮在脚面上,清风浮在眉梢。寂静的稻田,是古典音乐的场域。水稻像液体一样,把水面抬高,把银河系的边缘托起,稻香则是颗粒度的液体,以一种轻柔的重量缓缓地流向心底。

夜色似乎无法掩盖稻谷小号一般的金黄色。丰收这个主题,正在一粒一粒以黄金的质地与穗状的造型无边铺陈——风卷稻浪好“丰”景,沃野千里等开镰。方块化的稻田,赋予丰收的大写意以一种踟蹰的节奏与正步走的气势。

丰收的大地像一面旗帜,召唤着目光,集结着心灵。

平原的历史由水稻书写,平原的风景由水稻描绘,平原的未来,依然寄托在水稻上。我们是它的作者,也是它的读者,是它的生产者、消费者,也是它的子民。稻田不会落幕,最初,稻田拉开了文明的帷幕,现在,守卫水稻就是守卫文明。

□陈德亨

秋天真是一个香味浓郁的季节。瓜香,果香,稻香……天地间、空气里,到处弥漫着浓烈馥郁的香气。特别是那一畦畦经了风雨浸润、流火淬炼的金黄稻穗,更是飘散出集泥土、阳光、青草混合而成的独特香味。

稻谷沉甸甸的,悄然垂下羞赧的头,谦逊地向大地致敬、向农民致敬。那些已收获的泛黄谷粒,饱满而结实,显现出谷粒成熟的丰韵。父亲一遍遍走过田埂,挑起稻穗看了又看,微微颌首之下便暗自确定了搭谷的日子。

要开镰了。拌桶、搭谷架、遮阳席、镰刀等一应农具,从屋子角落里收拾出来,该淬火的镰刀送去铁匠铺,缺了横杆的搭谷架重新安上竹棒……

秋高气爽的清晨,东方的鱼肚白还没显现,沉睡的鸟儿还没醒来,大地在黑夜中显得辽阔而深邃。阒然中只有蚱蚱、蟋蟀应和着温润凉风的浅吟低唱。母亲扛着遮阳席,挑着箩筐和搭谷架,踏着清晨的露水,准确无误地来到自家稻田边,挥镰割下一株又一株稻穗。“嚓嚓”,镰刀与稻穗交割发出的旋律优美而动听。七八株稻穗为一手,两手叠放为一个稻把子,放置于禾茬之上。父亲扛着拌桶出来的时候,母亲已将田角割倒的稻穗归拢在一处,为拌桶腾出了一大片空地。

插上遮阳席,安上搭谷架,父亲拾起稻把子,轻重适度地摔向搭谷架。“哗啦啦,沙沙沙”,丰满的谷粒在拌桶和遮阳席上溅起清脆的声响。母亲总是在父亲捧响第一下稻把时静立不动,她想从谷粒摔落时的声响中分辨稻谷是丰收还是歉收。父亲捧下第一把稻把,总会默契地说上一句:“今年稻子不错,响沉沉的,秕谷少”。母亲听了,嘴角微微上扬,弯下腰,挥镰割稻的动作更加轻快、流畅。

东方泛白,太阳慢慢露出了脸。当我们睡眼惺忪地提着镰刀来到稻田时,自家的稻田、叔伯婶娘的稻田,都倒下了一大片稻穗,田野里到处是咚咚的搭谷声。我们赶紧下田,左手擎禾,右手挥镰,一气呵成之下,稻穗应镰而倒。母亲见来了帮手,便与父亲夫唱妇随地搭谷子,你一下我一下,像踩着鼓点地敲击,配合默契,无缝衔接。拌桶周围的禾把子抱完了,他们无需言语,不约而同地揪住拌桶耳朵,呼一下,将拌桶挪到了禾把子跟前。

当母亲和父亲揪着拌桶耳朵再也拉不动时,说明拌桶里的稻谷太多啦,快满啦。那就“出桶”吧。父亲挑着稻谷,步伐矫健地走在田埂上,扁担悠悠,步伐悠悠,笑容满面。谷场早打扫干净了,稻谷均匀地摊铺在地上,在明亮秋阳的照射下,一地金黄。母亲一如既往地细心翻晒稻谷,雀鸟来了,鸭鸡来了,她亦不撵它们,笑眯眯地说,吃吧吃吧,新收的稻谷,香喷喷的呢。

稻谷在秋阳下晒足两天,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去磨新米。莹白瓷实的米粒温熟如玉。用铁锅加水焖煮,新米饭的那个香啊甜啊,在揭开锅盖的那一刻,便深深地烙印在记忆的最深处,经年不褪色。

又是一年秋收节,田野里的稻谷早已散发出诱人的甜香,缭绕着我们富足、和美的幸福日子。

## 稻香年丰

## 稻谷金黄

□孙立昕